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 第三十七回 形骸一一風為掃 山洞空空劍自留

長短句歌曰：峨嵋山，空空洞，不見一個人，但有雙丸送。師座何遙，山花徒供，歷盡艱辛，倍嘗播弄，淒淒宛似失乳兒。關山迢遞，臨風慟，飄來一紙書，且歸藝圃還參蹤。

話說這道士對著瑤華道：「你看我發放這伙人。」先指阿新道：「你的道術也可以了，只是尚欠靜養工夫。但你這個人身是假借來的，不過暫時依附魂魄而已，終不可久待。你此番保護瑤華到此，也是一場功德，我山後有株九節靈芝草，劉海石每每放三足蟾來盜取，你可往後山替我牢牢的守著。如保得百年無恙，那時我度你做個人身，才是實際工夫。」把扇子對著阿新面上這麼一扇，那阿新立時撲地，見衣底游出一個小蟒蛇來。那道士又一扇，那小蟒蛇隨風騰起，往後山去了。向三姐、阿巧道：「你兩個乃是陰陽不正之氣所化，淫欲乃是本性，雖然壞人名節，然自身亦隨時報還，且有保護瑤華之功，功過亦足相抵，姑把你不正之氣化去了，另與你一股正氣，去生活罷。」遂用扇對著三姐面上扇，只見撲地便倒，衣領內冒出一道黑氣，濃結不散，那道士又用扇扇了一扇，化成一股清氣，飛騰去了。阿巧亦復如是。又指著楊靜夫道：「你是天生尤物，這一輩子也儘夠你受用了，但不免那一輩子苦楚，且把你化個驢兒，去歇息歇息。」將扇一扇，化道濃煙而去。再指桑二道：「你這個孽障，非鬼非怪，辜負了上天造成你一個男身，將來如此作用，雖是被人捉弄，也是你性之所近。本來要問你一個暴殄天物的罪名，也罷，看瑤華面上，權且叫你去當個蜘蛛兒，將腹中污穢抽乾淨了，再來度你轉世。」把扇向桑二面上一扇，隨風倒地，只見衣領內冒出一股黃氣，其臭非凡。瑤華想起桑二之事，不覺擁鼻而笑。那道士又連扇了幾扇，其氣遂滅。又指著趙宜向瑤華道：「此人還得用麼？」瑤華點頭，那道士道：「他命裡還有些造化。」隨手取過一根小竹杖來，摺在趙宜胯下，吩咐竹杖道：「你將他好好送到王莊上去，不可恐嚇了他。」將扇連人同竹杖扇了幾扇，轉眼間，那竹杖化了一知白龍，負著趙宜，慢慢的騰空去了。又把扇向著這些軀殼連扇幾扇，漸漸的並衣服都化作一堆灰。遂又加幾扇，隨風飄出洞門外去了。

瑤華道：「你把我這些人遣開了，叫我一人如何到峨嵋去？」那道士道：「你師父那邊，可是這班人到得的？且不要閒話，你先吃些酒食，好洗你身上的污穢。」說罷，遂於腰間解下一個小葫蘆來，揭開蓋子，斟一杯酒與瑤華道：「這酒是收取甘露製造的，人間傳說天漿，這個就是。」瑤華呷一口，但覺一股清香，直透肺腑，卻不狠醇。那道士笑道：「比蘇州尼姑庵裡送的卻淡些？」瑤華被這道士說著底蘊，開口不得。道士促令飲乾，又斟一杯，又指著一盤如藕粉一樣的道：「此名石髓，食之令人體輕。」叫瑤華成盤吞下，覺一股清涼之氣直透丹田，腸胃為之洞澈。再指一盤說道：「這就是火棗，食之不覺饑餓。」令其盡數啖食。見瑤華酒又乾了，隨即斟一杯。瑤華見第三盤白瑩瑩的，不知何物，道士已知其意，乃指道：「這就是交梨，與蟠桃功力相似，吃了便永不作渴，你可儘量吃完了他。那第四盤，乃是玉屑，須待你今晚用下工夫再吃。」瑤華道：「你把我閉在洞是何意見？若說得明便罷，否則我的武藝雖不如你，我拼著一死，斷不受你羞辱。」那道士歎道：「你這個狐鬼，但不脫狐之淫性，竟昧了狐之靈根。那知你是有眼無珠，辜負了你師父一番期望。」瑤華道：「我現在誠心要上峨嵋山去，何為有負師父的期望？」那道士道：「我實對你說，我是你師父的同門道友，為你師父要抬舉你成個劍仙。奈你前生孽債未清，故令你遍遊天下，以身親償。如今得到此間，你師父再三囑托，故我在此等候，預備下仙果，教你堅牢軀殼，洗伐淫根，得修大道。你心懵懵，豈非有負你師父期望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食此仙果，或能堅牢軀殼，但淫根如何洗伐？」那道士道：「我道中最妙莫如打坐，如坐有工夫，自然別有奧妙，便可洗伐。」瑤華道：「打坐是自幼蒙師父教導的，今蒙指迷，卻要如何坐法，可以洗伐淫根呢？」道士用手往後一指道：「我這丹房內最好，你自去坐罷了。」瑤華走入丹房一看，也有個石床，床前就是丹爐，爐中尚有火燄，似乎爐中有丹煉著。瑤華心上想：既是師父的道友，想無他虞，我且依著打坐，看有何奧妙。遂偏著丹爐，就閉目斂氣的坐著。那道士卻不進來，像也在外間打坐。瑤華坐了半夜，也未見功效。將及子時，覺得丹爐裡火燄上衝，瑤華偶然吸氣，那火燄也隨氣衝入鼻孔，直入胸膈，轉下凡田，略覺一停，又從子宮、尻尾骨反衝上脊骨，入於腦後，仍由鼻孔而出。覺得渾身溫暖異常，而子宮內，忽然有似乎慾火如熾。其意方動，而爐內火燄復起，又衝入鼻孔，照前直下子宮，在內旋轉一回。其旋轉時，彷彿於人交媾，暢美不可言，陰精大泄。再一旋轉，又從尻尾骨透入脊梁，仍由腦後貫於鼻孔中出來，身子更覺爽然。少停，淫心復熾，其火燄也隨念而入，此番較前兩次更久，渾身筋骨無節不到，仍由鼻孔而出。被火燄連了三次，甚覺困倦，意欲睡下，意念方興，氣從胸膈間突然一下，忽覺渾身一涼，如入冰窖，毫無困倦之意。忽聞道士在外問道：「可矣，須將玉屑吞下。你以後之淫欲，從此絕矣。得我三昧真火，蒸煉你之身體，從此堅矣。然後可以靜心養性，得近真詮。若非你師父諄托，恐難得此。」瑤華此時心地空明，異於昨日，遂將玉屑吞下，即四體投地，拜謝了，並求其傳授道術。道士道：「以下俱容易了。」當將入道真言，一一教授。擒妖捉怪，防身制人秘訣，莫不盡傳。瑤華性靈透徹，諸多領會。道士道：「你如今可以入峨嵋山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弟子此去，得免再入塵寰否？」道士道：「要離塵寰談何容易？」瑤華又問修行如何？道士道：「不須問我，只想你師父所付的歌訣如何解。」瑤華道：「混然天地初。」道士道：「這就迷於酒。」又問道：「乃識陰陽變。」道士道：「這就戀於色。」又問道：「力盡氣如虹。」道士道：「這就是你報父仇的事。」瑤華道：「技窮功自見。」道士道：「便是目前之事，功行已滿了。」

瑤華聽了十分歡喜，即時拜別。道士道：「一切物件都可棄了，只將號票帶著，後有用處。」瑤華尚欲叩請姓名，被這仙師推出洞門，回頭見洞門已閉，毫無痕跡，仍是一片山石，深歎仙家之妙。行路之際，覺身輕如葉，再加縱跳，趕路如飛。望見峨嵋山在前矗立，總不見有上山之路，奔波了三四日，竟不得上，且無人跡可問，心甚焦燥。這日在西山腳下盤旋了一回，忽遇了一個老樵夫，忙忙上前施禮。那樵夫甚是倨傲，見了瑤華，仔細認了一回，問道：「你這婦人，獨自一個人要到那裡去？」

瑤華告知緣由，那樵夫道：「山上並無人跡，那裡有你師父在上？」瑤華道：「我師原是半仙，所以能夠在山修煉。」樵夫道：「你師父既是半仙了，你成仙了沒有？」瑤華道：「我還是凡人，如何比得上師父。」那樵夫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峨嵋山本是仙家窟穴，那裡便叫凡人上去。你必定要上去，我教導你一個法子，那山路就現出來。」瑤華道：「怎樣一個法子？求你指示。」樵夫道：「我也不能指示，我想學道的人，最重的是志誠感格，你既尋師父，豈有不個誠心之理？你依我發個誠心，望空禱告了，三步一拜，拜將上去，豈有不到你師父靜室之理？」瑤華聽了樵夫之言，如當頭喝棒，即忙身樵夫拜謝，抬起頭來，已不見了樵夫。再向山上一望，只見樵夫已在半山上，拍手大笑道：「好個學道的人。」這一聲響，震動山谷，心上頓悟道：這裡那有什麼樵夫，必定也是個神仙，可惜不曾問得師父的處所。又問道：且不要胡思亂想。遂撮土為香，望空禱告了來意，然後依著樵夫走的一路，三步一拜，拜上山去，依稀似有路徑可上。拜了一日，天就晚了，就在樹頂上歇著。見天發亮，仍舊拜將上去，約莫拜了十來天，才到上峨峰，這算最高的峰頭了，只不見有空山洞。四下望了一回，忽然於兩峰環抱之際看去，有空山洞三個大字，十分歡喜，約來路徑尚遙，仍然三步一拜，拜將過去。又拜上兩天，突有瀑布間斷，水溪深而闊，意想必有發源之處，遂循著山溪拜去，又拜了一日，見那水源如從雲中流下，並不見有發源所在。上下逡巡了一日，沒個理會，轉眼間，見隔溪有個木筏，筏上似有一人，彎著腰，在水裡撈摸東西，心上轉念：不如叫喊那人撐過木筏來渡了過去，豈不是好。遂高聲的喊道：「木筏撐過來，渡我過去。」喊了三四遍，那個人才聽見，立起身來，遠遠望去也像是個女人，遂又叫道：「木筏上姐姐，煩你撐過來，渡我一渡。」又將手招著，遠見那女人似乎知覺了，遂慢騰騰的把筏撐將過來，離岸約有兩箭路，就把篙子插住。瑤華見那女人也生得十分俏麗。叫他再撐過來。那女人道：「若撐過了頭，就要往下流了。你要往那裡去？卻來這裡問渡。」瑤華道：「我要到空空洞去，尋我師父。」那女人道：「你師父是誰？」瑤華道：「我師父叫無礙子。她約我來此尋他的。」那女人道：「這麼，你是朱瑤華了？」瑤華道：「我是朱瑤華，你如何曉得？」那女人笑道：「我怎樣不曉得，只怕你倒認不得我了。」瑤華把那女人仔細看了一看，道：

「卻不相認。」那女人道：「聞得你如今也得了道了，怎麼還是這樣模糊？我只和你別了二十多年，就會記不清了？」瑤華道：「我雖蒙師父傳些修煉的工夫，卻沒有授我過去未來的元妙。」那女人道：「怎麼沒有？你且在岸上打坐一回，想想你投胎以前之事，就知覺了。」瑤華聽了，真個收住性靈，細細的想了一想，雖有些影響，卻說不出來。那女人高聲喊道：「你不記得我和你到老祖宗那裡去，請問修煉的層次麼？」瑤華聽見，恍如夢醒，遂睜開眼來笑道：「真真懵懂了，你不提這句，我再想不起來，我前生同你還是姐弟哩。你如今想必成功了？」那女人道：「成功恐還未必，不過比你省了一番磨折。」瑤華道：「老祖宗想早已上升仙籍了？」那女人笑道：「你如今真成了下愚了。你前日遇見的樵夫不是麼？」瑤華忽然省悟，遂又望空拜謝，又問道：「前次引我們兩個，去老祖宗的那位老前輩，想必得了道了？」那女人道：「得道這樣容易？」瑤華道：「如今他在那裡？」那女人道：「他在老祖宗原舊的對面山頭上。」瑤華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同你既是姐弟，望你撐過筏來，渡我過去。」那女人道：「就同你再說兩句話兒，也不為遲。你如今還是這樣性急麼？」瑤華道：「不是我性急，我上了木筏，同你細細的談論不好？」那女人笑道：「撐不撐由我，上不上由你。」瑤華心上想道：這不是有意留難我麼。看那木筏，離岸不遠，從前也能縱跳上去，何況如今。一手撩衣，一手作勢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將身往筏一縱，不防那筏似乎移了一移，縱了一個空，撲通的一聲響，落在水裡。瑤華諸般武藝都曾學過，惟赴水未曾學得，在水裡淹得甚覺難過，耳邊聽得那人大笑道：「如何？我說你太性急了，我把竹篙撐來，你快扳住，不然要沉到底了。」瑤華急忙將手接住，在水裡掙扎，漂來浮去，那裡掙扎得起，急得火星亂迸，香汗如珠。不知怎樣一個翻身，又像扳住了一件東西，才透出水面，睜開眼來一看，不覺啞然失笑。原來並沒有水溪，也沒有木筏，不過在低窪的山坳裡，一手拉的並不是竹篙，乃是一根枯樹枝。那一手拉的，也不是什麼東西，是自家的衣服。爬上來，只見那女人坐在高山頂上，哈哈大笑的問道：「你這一肚子水，可吃得飽麼？」瑤華髮道：「我同你既是前生的姐弟，見我艱難時，不來援引罷了，反拿這些幻術戲弄我，你也不是個好人。」那女人笑著說道：「學道的人，要倍嘗辛苦，方能入道。你如今吃不得一點虧，吃了虧，就要發恨怨人。我問你，前日在山洞裡，受了人的虧，怎麼就忍受了？」

瑤華道：「這位仙師，是為點化我，怎麼不該忍受？」那女人道：「那位仙師是點化你，難道我是來捉弄你的？實對你說了罷，那周仙師用三昧真火，只煉絕了你內裡的淫根。我看你滿臉的嫵媚，那皮毛上的淫氣，尚未盡絕，故借天河裡的水來，再替你洗濯一遍，你如今好去見師父了。」瑤華聽說，忙稽首道：「原來姐姐也是提拔我的。但那空空洞先到見了，如今被水一淹，又模糊了，不知往那條路去？」那女人將手一指道：「這不是的。」瑤華回頭一看，並無路徑可尋，再要問時，那人已不見了。只得縱上山頭，依她所指方向，細細望去，竟不可得，心上好生焦燥，忽又轉念道：山洞我方才已見了，大約只在此山中，又何必發燥。他時時說我性急，也是點化之意，且再發誠心拜去，但從那一方拜起？急生一計，見路上有長條石塊，將它豎起，看他倒往那一頭，就往那一頭走。商量定了，將那石塊一豎，撲的倒了，是往右倒，只得遵著向右邊三步一拜。拜不上十拜，已到了空空洞的洞口，慌忙人去，卻不見無礙子，但見有張石幾，幾上置有似鐵非鐵、似金非金的兩個彈丸，宛然無礙子之物。正在揣摹間，忽空中飄下一張紙來，上有兩行字，忙忙拾起，念那字道：

一軀喜淨，兩劍能飛。寄言狐鬼，藝圃且依。

瑤華看了，知是無礙子所遺，不勝歡喜，遂向空拜謝。取了雙丸，將帖子疊好，正要收藏，忽背後伸一隻手來奪取，回頭一看，又是一個婦人，年紀約有三十餘歲。瑤華便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敢來奪我手中之物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是何人？敢在我師父洞裡擅取劍丸。」瑤華道：「這是我師父遺與我的，現有說帖在此。」那婦人忽然放手笑道：「你莫非是瑤華公主麼？」瑤華道：「正是。你那知我的名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婢子姓章，小字阿辛，也是丑類，承師父教授修煉之術，得幻人形。前日師父在此吩咐，公主不日到此。知道公主隨侍的人，都被周仙師化去，歸途無伴，令婢子伴送公主回莊。」瑤華聞之甚喜，又向空中拜謝了。遂一同下山。瑤華問阿辛的道術，知已深妙的了，也無須飲食，那阿辛更知瑤華修成雙劍，已在劍仙之列，十分欽敬。兩個在路甚覺合意。日間於山僻處行走，晚間在樹巔歇宿。仍由成都至重慶、思南、銅仁、辰州。這日得到辰州界上，宿在樹巔，天將發明，望見東首有股黑氣，甚是惡毒。瑤華問阿辛道：「這股黑氣必是毒物所噴，你可得知是何惡物？」阿辛道：「卻算不出。公主在此略等一等，待婢子前往一探，就知原委。」瑤華道：「很好，我們修道之人，以德行為第一，見此惡物不除，反增罪過。你速去速回。」那阿辛頓時騰空而去，沒有半個時辰，已轉回來，對瑤華道：「婢子已到彼處，蹤跡黑氣所在，乃是一條毒蛇，這一方的人民，受害不淺。」瑤華道：「先前我行此等善事，甚覺艱難，今蒙師父授有飛劍，正可施為，我且先把惡物來試劍。」遂向腰間摸出劍丸，望空擲去，瞬息間已見劍同蛇首從空飛起，蛇身不知墮落何處，而劍仍歸在手。瑤華見劍丸靈異，與無礙子的一般，好不得意。

二人仍再啟行，途間情事不能盡述。這月將要到王莊，見阿辛服飾不甚合式，且不到莊，竟上尤家鎮，將號票押了些銀兩，令阿辛自為置辦衣飾。收拾齊整，天已漸黑，仍在樹頂宿了一晚，次日一同到莊。由尤家鎮來，卻從莊後經過，遠望莊上樹木稀少，不似從前繁盛，心甚傷感。及將近後樓，又見牆垣倒卸，連後樓都看見，溪河也涸竭了。再由莊東過來，佃戶房屋倒敗了許多，居人亦甚稀少。心上想道：必是被流賊攪擾過的。阿辛道：「這就是王莊麼？」瑤華道：「你沒有見從前的樣子，好個旺相的氣象。」

說話之間，已到莊門，人煙冷落，門前佃房也倒卸了大半，鋪面亦只寥寥十餘間，無人居住。遂進入莊門，柳樹俱伐的伐，死的死，也無一人把門。將過溝橋，見牆上嵌著一個方磚匾額，上寫：「鶴歸道院」四個大字。過得橋來，遂即叩門，半晌裡邊才有人應答，開出門來，瑤華見是周青黛，青黛道：「公主回來了。」又問：「師父來了麼？」瑤華道：「沒有來。」青黛忙關了門，飛報進門。瑤華隨入正殿，見正殿上供奉佛龕，龕內是一位大士，兩旁有善才龍女，遂倒身下拜。又見兩旁側廂，俱各倒敗。轉到第二層大殿，也有佛龕，正欲看視，只見趙宜、江允長、李榮、陳玉、張其德、白於玉、黃金釧、張家的、黃家的、薛比鳳、梨雲、鬱李、沈翠眉、花見羞、蘇遠香等一群人出來，見了瑤華，哄然都道：「公主回來了，師父為何不來？」瑤華道：「師父我竟未得見面。」又到上書房來，已見梅影攜著一個孩子，接將出來。兩人執手歎，遂同入寢宮，見各處房屋，俱各敗壞。梅影率領眾婦女，都來叩首請安。隨後張其德、趙宜等一班男人來叩安。瑤華即問趙宜道：「你是怎麼回來的？」趙宜道：「那日仙師把我釘定了，我就昏昏沉沉的不知了。以後也不知怎樣，忽然掉在一處空地上，醒來看時，已離莊上不遠，就回莊上，還只得兩上多月哩。」

瑤華揮令出去。坐定了一回，不覺放聲大哭。眾人都道：「公主行道數年，今喜回莊，為何又悲傷起來？」瑤華道：「我為王爺殉難，家國將傾，莊子破敗，家人無多，豈不傷心。」眾人勸止了。瑤華又問起還有何人？梅影道：「外邊男子，只有蕉葉、柳枝、江允長、李榮、陳玉等五個人。桃紅為癆疾病死了。三個副史同張家的男人，都被賊殺了。令史趙成夫婦俱亡，太監們也有病死的，也有被賊殺的，如今只剩下張其德一人。趙宜也才回來。裘素蟾、羅毓兒都已病死。韓秋桂等七個，王爺從汴梁要了去。沈繼仙等六個，都被賊擄去，不知死活存亡。鄒桂娃、呂良珍兩對夫妻，已搬到京中去與素蘭同居了。聞知王爺被難，幸虧公主將他兩個女兒報了仇。趙宜回來說知，我們好不歡喜。」

瑤華道：「賊來犯過幾次？」周青黛道：「八年三月來過一次，虧得守護得好。九年這一次，更來得利害，我們佃戶同家裡這些人，都是這年上殺掉的。以後就改為道院了。雖有些小賊為窺探，看見這破敗的光景，都就過去了。」

瑤華又問：「蕉葉、柳枝為何不見？」張其德道：「為缺了米，上亳州買米去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如今田莊還有些租子麼？」梅影道：「租子盡有，都被佃戶們欠著。死亡逃散的，十停內倒有八停，所以無處可收。如今倉內都無顆粒了。」瑤華道：「庫藏還有些麼？」梅影道：「所存不及萬兩，幸而人口無多，還可苦度。」梅影又令小子來叩頭。瑤華拉近前來一看，道：「這不是周克成麼？」梅影道：「正是。」瑤華道：「略有其父三分相似。」梅影道：「性情比他老子倒好。」又見一個小子上來叩頭，瑤華問

是何人之子？梅影道：「就是張其德的兒子。」瑤華道：「莫非是蘇遠香所生的麼？」梅影道：「便是。」瑤華見比周青黛來得長大，笑道：「也如此長大了。」又道：「那浪子在何處？」梅影垂淚道：「全家都被難了，駙馬一家老小，皆婢子同蕉葉們收拾完備，並無虧缺，現俱草葬在周家莊上。」瑤華又不覺哽咽哭泣道：「這一家的作為，亦甚可惜。」白於玉來問道：「公主可曾到峨嵋山麼？」瑤華道：「不到峨嵋去，我那肯回來？」遂將師父留下劍丸帖子，對大家講了一遍。黃金釧道：「公主怎麼又另帶了一個人回來，那先前收的那個阿新，以後又收的那個三姐、阿巧，為何不見？」瑤華道：「我到馬湖地方，遇見了一位仙師，乃是師父囑托他點化我的。因三姐她們幾個人，不能上峨嵋山去，被仙師用扇扇成了一股煙，都有好處去了。這個丫頭又是師父預收在山，令其送我回來的。」黃家的問道：「公主在路上，走了多少日子？」瑤華道：「只得二十多天。」大眾道：「聽得說峨嵋山到此一萬多里路，怎麼來得這樣快？也不見有行李，路上如何歇宿？」瑤華道：「如今不飲食了，路上只在樹頂歇宿。」眾人道：「原來公主如今同師父一樣了，也不枉此一場辛苦。這個丫頭叫什麼名字？」瑤華道：「他姓章，也叫阿辛。」

正說著，蕉葉同柳枝回來，知是瑤華回莊，都來叩頭請安。瑤華見他兩個都已長大，問了些話，那兩個道：「今日在亳州聽得風聲不好，說是李闖已圍困京城了，不知這個信是真是假？」瑤華道：「荷香常有信來麼？」蕉葉道：「那兩年來得勤，這幾年上，為路道不好走，故此少得有信來。」瑤華道：「天下事恐難挽回，我們要將各處當舖收回，多置田莊，才養得活這些人口。明日蕉葉就起身，往江浙一帶，將當舖收回。趙宜往山東、山西、河南這三省去收回。陝西、四川被賊盤踞，收回不易，且看時候再處。」各各應諾散去。

梅影令黃家的仍收拾東房，讓瑤華住下，收拾了西房，自家搬入。仍撥薛比鳳、張家的往瑤華房中，因他們都是寡居，故此著令阿辛伺候。瑤華道：「如今外面雖是個道院，而裡邊仍是王莊。王爺雖故，我還在此，不要太不成款式了。趙宜本是我的長史，叫他仍在門前辦理長史的事。但他如今是個孤身，將來再撥個人與他成房。李榮、陳玉等作為副史。趙宜現要出差，先令江允長代理。張其德總理內宮門。蕉葉、柳枝夫婦總辦倉庫上事。白於玉、黃金釧、周青黛管理寢宮一切。黃家的、張家的、花見羞、沈翠眉總理膳房及洗浣各局之事。」分派已定，即著備辦祭禮，明日上韓夫人墳墓。家中另請僧道，與王爺招魂設座。一面又令江允長喚泥水木匠，修理房屋，補種樹木。仍招佃戶賃房居住。門前鋪戶、房屋一併修好，招集人來開設鋪面。並著柳枝清理死亡、逃散的拋荒田畝，召佃播種。一發廢墮之事，次第舉行。又令延請教授與周克成上學攻書。足足整理了一年多，才復了些舊時規模。

不一日，蕉葉回來了，稟知收回浙江、江南、江西三省當舖本利，共有二十一萬三千有零銀兩，均已運回。瑤華令其收入庫內，登記檔冊，再幫著柳枝清理拋荒地。

江允長又來稟道：「房屋俱已收拾完竣了，請公主收工。」瑤華遂帶同梅影、白於玉、黃金釧、薛比鳳、張家的等，出了寢宮，一路看出正殿，見兩旁廂房都整齊了。又從東小門入到藝圃內，各處游了一遍，在仁知軒歇了歇腳，吩咐備小車上牆望，見各亭子俱是新蓋的，便問梅影道：「怎麼這亭子一概從新起蓋？」梅影回道：「防禦賊寇，都被這些佃戶們在上住宿，糟蹋壞了。」瑤華道：「賊人可曾攻打進門？」梅影道：「莊門四處藏有機關，也曾攻打過，只是打不進來，故還完好。」瑤華從亭子窗內，看那各佃戶樓房並鋪面，俱收拾得一概新簇的。回過頭來，見倉庫房屋間有倒塌，問江允長道：「這倉庫如何不修理？」允長道：「現無糧食堆貯，且俟下半年再為收拾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們聽慣了梅影的主意，只是慢騰騰的。凡是房屋一日不修，多壞一日。雖無米麥在內，但梁柱檁枋，皆被雨淋日曬，豈不更壞了麼？明日就起工修理，我就要收貯糧食。」江允長應了。遂令車子從東面推到西邊，見駙馬府也坍塌不堪，令江允長動手修理。江允長答應了。瑤華仍從南面下牆，即回寢宮，吩咐蕉葉帶了銀兩，往各處買米麥雜糧堆貯，以備不虞。仍令賃居佃戶報名，挑選壯丁，習練武藝，好防賊匪滋擾。